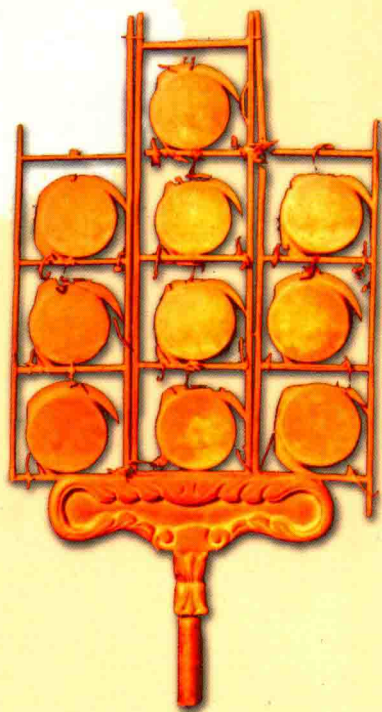


厦门朝天宫道教文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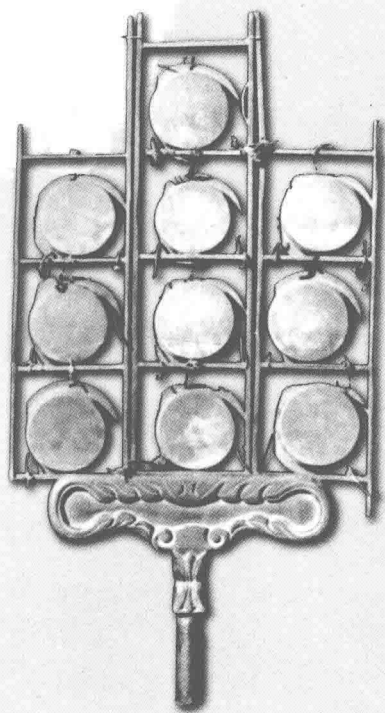
玉音仙范

——泰山岱庙藏谱解译

须旅◎著



厦门朝天宫道教文丛



玉音仙范

——泰山岱庙藏谱解译

须旅◎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玉音仙范: 泰山岱庙藏谱解译 / 须旅 著. —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1.3
(厦门朝天宫丛书)

ISBN 978-7-80254-355-3

I. ①玉 ... II. ①须 ... III. ①道教 - 宗教音乐 - 研究 - 中国 IV. ①J60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4363 号

玉音仙范

——泰山岱庙藏谱解译

须旅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 (发行部), 64095216 (编辑部)

责任编辑: 范振涛

版式设计: 张尹君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80×1230 毫米 16 开本 23.5 印张 290 千字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355-3

定 价: 68.00 元



部分玉音仙范手抄本



20世纪80年代作者采访吕化起（摄影 张仁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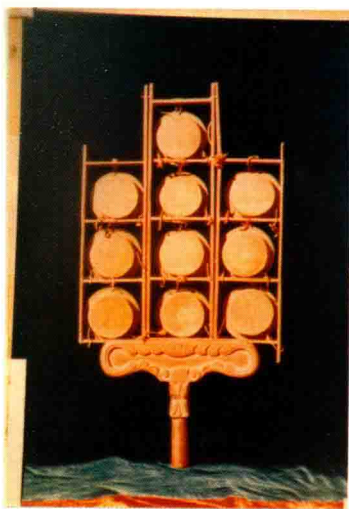
原岱庙道士
秦盛茂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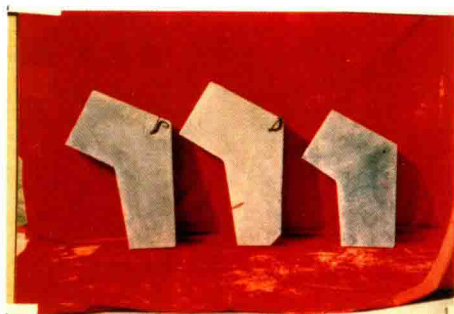
原岱庙道士
吕化起



泰山王母池道士孙至富



岱庙法器云锣



岱庙法器手鼓



岱庙法器编磬

厦门朝天宫道教文丛编委会

顾问：陈耀庭

主编：詹石窗 郭汉文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林凤燕 郭汉文 郭明琪 高荣华

黄永锋 傅幼妹 詹石窗

总 序



中国是道教的故乡，道教是中国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没有中国，就没有道教的产生空间；没有道教文化，中国社会就会像日常生活少了“酒”与“茶”一样没有味道和境界。

大家知道，“酒”的发源很早。最初的“酒”写作“酉”，它是用来治病的，所以医生的“医”在上古时期曾经写作“醫”，底下有个“酉”，就像酒坛的样子，表示在关键时刻要用“酒”才能治好人的疾病。在健康的时候，人们往往不会想到医生；但生了病，尤其是重症，医生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在中国古代，“医”的功能不仅在于治疗人的疾病，也负责公共保健和社会治理。因为“医”字当中有个“矢”，这就是箭头，人们常说“有的放矢”，反映的就是上古时期通过射箭来增强体魄的情形，也表示无病时锻炼身体、加强防卫的状况。

在古时候，能够为人治病的人就是“有道者”；反过来看，“有道者”一定能够给人治病。就传统而言，“有道者”给人治疗的范围非常广泛，小的方面包括个人的感冒发烧、脾胃不和等等；大的方面包括社区不宁、国事不顺等等。所谓“下医医人，上医医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相传五千年前，我们的先祖黄帝有段时间不太注意个人养护，他放纵了耳目，娱乐过多，面容憔悴，身体乏力，不能履行作为帝王管理社会的职责。在苦闷的时候，黄帝到崆峒山向一位有道者广成子请教治身





与治国的理论方法。开头，广成子不搭理黄帝，因为黄帝没有虔诚的态度。黄帝返回，苦苦思索，依然不得要领。在这种情况下，黄帝再次来请教广成子，这回黄帝非常谦卑，广成子感觉黄帝真的要学习治身、治国的大道，就把精微之道传授给黄帝。依照广成子的指点，黄帝注意日常生活起居。黄帝从深宫移居外廷就寝，有一天梦见自己神游华胥氏之国。于朦胧之中，黄帝感受到在那个国度里，人们的生活顺应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虽然简单朴素，但却活得自在，没有精神负担，所以一个个都很健康，甚至保持着原初的许多神功异能，他们可以入水不濡、入火不热，令人惊叹。黄帝醒来之后，突然领悟了广成子曾经暗示的“自然专一”之道，他以此治身，逐渐恢复了健康。又以此“自然专一”之道治国，据说过了二十八年天下大治。黄帝故事所表征的其实就是以道养生、以德治国的精神。

黄帝的养生治国精神到了西周晚期，由老子继承并发扬光大。作为一位饱经沧桑的先圣，老子给后人留下五千言《道德经》的思想旨趣归根结底就是养生与治国两者相一致。经文中提出的“道”以其充满哲理睿智而流传千古，直到今天我们在生活中常常问起“知道不知道”，显示了老子思想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血液永远地流转于中华民族的社会精神脉管之中。《道德经》虽然没有使用“医”或者“医生”的字眼，但可以说通篇蕴藏着“医道”的智慧；虽然没有使用“酒”字，但仔细品味，就会感受到处处迸发出济世救人的清醇酒香，难怪东汉末道教领袖——“正一盟威”天师张道陵以《道德经》教授百姓的时候，道教组织中的领导骨干称作“祭酒”，道教组织的传播地域称作“治”，每个“治”的头领称作“治头大祭酒”。天师张道陵所创立的“正一盟威之道”俗称“五斗米道”，也称“天师道”，后来就称作“正一道”。值得注意的是，早期道教所谓“祭酒”或者“治头大祭酒”并不是倡导人们喝酒，而是通过以“酒”祭祀神明的仪式来表示信仰的高尚、纯洁和神圣。这种以“酒”祭神的仪式具有净化心灵的功能，所以张道陵所统领的“正一盟威之道”的骨干们为人治病是要举行仪式的。与此同时，前来接受治疗的病人还必须在神明前“思过”和“忏悔”，这又有道德

治疗与社会治疗的意义。

在传统道教中，“酒”主要用以祭祀神明，但也作为治病的药引。至今，四川省青城山的道教依然传承的“洞天乳酒”就是一种药酒。可见，在道教中为了治病养生是允许适量饮用药酒的。素有“酒仙”之称的天才诗人李白是一个虔诚的道教信徒，他特别喜欢《道德经》，在酒酣之际，常常引吭高歌，将《道德经》的自然道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从他身上，我们不难发现道教的酒神品性，这就是“人性自然，全神贯注，激发能量，启迪智慧”。李白的诗歌之所以充满想象力，给人以无限遐想，就是因为他深得道教酒神的“三昧”魂魄。

当然，我们以“酒仙”李白为例来说明《道德经》的影响并非倡导大家没有节制地纵性饮酒，而只是表明在“大道传统”中包含着一种可以治疗疾病和激发生命能量、安宁社会的深邃精神。领悟这种精神，我们就能够汲取道教的文化营养，逐步完善自我人格，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做到神静气定，积极向上。

在道教文化中，不仅凝聚着济世救人的酒神力量，而且传递着一种特有的“茶香”。金丹派南宗五祖白玉蟾先师曾经写有《茶歌》。他在这首长诗中吟唱：“绿云入口生香风，满口兰芷香无穷。两腋飏飏毛窍通，洗尽枯肠万事空。君不见，孟谏议，送茶惊起卢仝睡。又不见，白居易，饕茶唤醒禹锡醉，陆羽作茶经，曹晖作茶铭，文正范公对茶笑，纱帽笼头煎石铫。素虚见雨如丹砂，点作满盏菖蒲花。东坡深得煎水法，酒阑往往觅一呷。赵州梦里见南泉，爱结焚香淪茗缘。吾侪烹茶有滋味，华池神水先调试。丹田一亩自栽培，金翁姹女采归来。天炉地鼎依时节，炼作黄芽烹白雪。味如甘露胜醍醐，服之顿觉沉痾甦。身轻便欲登天衢，不知天上有茶无？”玉蟾祖师在这篇“茶”的颂歌中列举了历史上许多名人饮茶的典故，其中有孟谏、卢仝、白居易、陆羽、曹晖、范仲淹、苏东坡等唐宋诗文大家，这些文人雅士可以说都是嗜茶如命，甚至连做梦也在煮水泡茶。通过这些历史典故，玉蟾祖师表达了自己对茶的欣赏，描述了喝茶时的切身感受，而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以饮茶为意象，暗示道教内丹神功的法门，表达了自己以饮茶为丹道的神妙境界。



其实，倘若我们深入道教文化的宏伟殿堂，静心阅读其中的经典文献，欣赏妙手神工式的各种艺术品，我们也能够体验到令人如痴如醉的“茶韵”。无论是妙笔生花的诗词曲赋，还是龙飞凤舞的书法精品，无论是模拟自然节律的啸咏咒术，还是表征天上北斗运转轨迹的洛书禹步，都蕴含着一种“神茶”境界的雅兴。从这个角度上看，道教文化可以看做是给人造就飘飘欲仙的“茶境佳品”。虽然是素朴的，但喝了这种经过数千年升华的甘露茶，你一定回味无穷。

在今年夏天海南的一次道教沙龙会议上，有学者指出：道教给人信念，道教给人健康，道教给人和睦，道教给人幸福，道教给人智慧，道教给人快乐。这几句简练的话可以说对道教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作了很好的概括。我们完全同意这种说法。正是由于道教文化在当今社会依然有现实的积极作用，我们组织了这套“文丛”，其内容将包括对道教一些重要经典的现代解释，也包括一些专题探讨、故事传说等。如果这套“文丛”能够对读者健康而快乐地生活有所帮助的话，那就是我们最为高兴的事。

郭汉文 詹石窗

谨识于厦门朝天宫道教文化讲堂

2009年12月2日

序



须旅老师的《玉音仙范》就要出版了，她要我写篇序，我义不容辞。

这本书的初稿在前几年，我就看到了。那是一个盛夏的下午，须旅老师找到我，谈起了自己三十多年前在泰山搜集道教音乐的过程。同时，让我看了她撰写的《玉音仙范》初稿，要我提提意见。我说不敢当，学习学习吧；但须旅老师非常诚恳，一定要我“把把关”。说实在的，我对音乐虽然喜欢，但却是外行，难于提出专业的意见。

须旅老师从事音乐教育数十年，她兢兢业业，办事一丝不苟，这种作风也体现在她的《玉音仙范》文稿中。她的打印稿正文，留下了铅笔、钢笔、圆珠笔等不同颜色的手写修订痕迹，说明须旅老师对自己的文稿是很认真推敲的。后来，她把定稿本再度送到我家，这定稿本配有许多她亲自搜集或者拍摄的照片，有黑白的，也有彩色的，丰富多彩，栩栩如生。后面还附有一百多首道乐谱。须旅老师把原来的曲谱翻译成五线谱，为了保持原貌，她在五线谱上端用红黑不同颜色标示了原有半字谱符号，字迹清晰，一板一眼。看了她的文稿，不由得肃然起敬。

《玉音仙范》的可贵在于，它保存了泰山道教音乐的原始面貌。由于须旅老师深入生活，长时间进行调查、采风，我们才能够看到那么清纯、那么质朴的道教音乐。从历史文化角度看，《玉音仙范》不仅保存了泰山道教音乐，而且保存了中国民风习俗的灵魂，让我们可以体会到





广大老百姓喜乐哀怒的真生活、真性情，感受到传统宗教祭祀典礼的真场面、真境界。

《玉音仙范》从“一把柴火”、“一把陶号”入手，层层递进，考察了泰山道教音乐的发生、主要构成、流传情况、艺术特色等等，行文流畅，雅俗共赏。案头备有此书，相信可以得到很好的艺术熏陶。

是为序。

詹石窗

谨识于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

2010年12月12日



我遇《玉音仙范》岱庙藏谱



2007年春天，突然接到了山东泰安来的电话，是泰山碧霞祠的住持霍怀虚道长打来的，他邀请我回泰安给灵应官的一个道乐队排练我译出的岱庙藏谱的曲子。这个电话，一下子把我拉回到30年前。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1978年，“十年动乱”终于结束了，我在离开音乐十年后，算是归队，从工厂来到了泰安地区音乐界的最高机构——地区艺术馆，接到的第一个重要文件就是1979年文化部、中国音协颁发的“收集整理我国民族音乐遗产规划”，也就是要搞五大集成。我负责的是整个泰安地区民族民间器乐曲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一个学小提琴专业的我，虽在1964年民族化时接触过民族乐器，可对民乐还是“陌生”的。也许是曾经的军旅生活，受过“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教育，有过“坚决完成任务”的良好训练，从1979年接到文件起，到80年代的最初几年，背着小小的录音机，搭班车，骑自行车，或步行在全地区各个县、村，跑了好几圈，四处去寻找民间艺人，先后收集了一百多首唢呐及少量笙曲。在辛苦的田野工作中，在和艺人们的交谈接触中，在整理录音，记谱的过程中，我和民乐一天天地亲近了，开始觉得唢呐不是那么闹腾了，它居然表现力如此丰富，音色如此之美。这民族民间音乐还真有“道道”。是啊！已经有多少宝贵的遗产随着艺人们的离去而永远消失了，可惜！真可惜啊！抢救吧！挖掘吧！

1981年，山东省音协在威海市召开了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编辑会，



在这次会上明确指出：泰安的重点是挖掘泰山庙堂音乐。

我住在泰山脚下，出门抬头是泰山，低头也是泰山，可是忙来忙去似乎和泰山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泰山是一座什么样的山啊！她可是“五岳独尊”闻名天下的神山、圣山。从威海回泰安后，我工作的重心就转到了寻找、挖掘泰山庙堂音乐上来了。

位于泰山之麓的岱庙是山东省最大的道教庙宇建筑之一，庙内《宋天贶殿碑铭》记载：“秦既作畴”，“汉亦起宫”。另据发掘所见，厚载门内有唐大殿遗址。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岱庙屡经废兴，但仍保存着规模宏大的建筑及景观奇异的园林。岱庙不仅是旅游胜地，还是珍贵的文物宝库，秦李斯小篆碑是秦二世元年（前209年）冬巡泰山诏书，刻石珍宝历经两千余年沧桑沉沦，今残书余十；天贶殿北及东西山墙的两幅巨大宋代壁画，描绘了东岳大帝巡行的美丽神话，是国内少有的以道教为题材的稀有壁画，壁画中有多支完整的鼓乐队，《镇山三宝》及帝王文人留下的诗赋、刻石记载了帝王对泰山的尊崇，文人对泰山的敬仰与赞美。

无声的文物显示其久远的历史价值。1982年2月18日，我到岱庙去查看《泰山志》，想从史料上找寻线索。当时泰安文物管理处的翟所淦同志告诉我，岱庙可能存有乐谱和经卷，并叫来保管员孙雪娥同志，约定下午一起去库房。下午在库房里真的见到了二十多本灰尘满面的曲谱，其中有《五知斋琴谱》一至八卷；《大还阁琴谱》聿、厥、德、修四本；《纳书楹曲谱》四本，以上这些曲谱是古琴谱和戏曲谱集。另外用毛笔手抄在草纸上的曲谱有七本写有《玉音仙范》“岱宗”字样的大管子谱，未写“岱宗”的三本，谱本后还有岱庙及其他庙宇道士的姓名。当翻开带有“岱宗”字样的手抄本，那陌生的谱字从纸上蹦到我眼前，字旁的红点、红道是那样醒目，我的心砰砰地直跳，泰山庙堂音乐找到了！心情的激动可想而知。当时由我们艺术馆的张仁东同志拍了些照片。2月19日我们去地区文化局汇报情况，并立即打长途电话将这一重要发现告诉山东省音协，是音协秘书长柴瑞明同志接的电话，2月20日给省音协寄去了照片，2月22日下午省音协副主席王印泉同志就来到





了泰安，23日一起去岱庙。王印泉同志看到了这些谱本，并指示：妥善保管，对手抄本进行专题研究。半个月后我去济南进修，此事移交其他同志办理。

泰山发现古谱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多方人士的关注，先后有人来到泰安要看谱，为了保护古谱，文物部门实行了“封锁”，不经上级批准，谁也无法看到这些谱本。因此也无人去整理和研究，珍贵的资料被保护了起来，也被搁置了起来。

1984年12月山东省音协在济南召开了第四次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编辑会议，传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北戴河石家庄会议的精神，安排了三年的工作计划。会上明确要求泰安地区一定要把岱庙古谱译出来，点名要我完成这个工作。从省里返回泰安，在地区文化局的指示下，1985年4月27日我又重新见到了这些手抄本，调查研究得以重新开始。

《五知斋琴谱》、《大还阁琴谱》是古琴谱，《纳书楹曲谱》是戏曲谱集，非专属泰山，故重点是研究手抄本。我从两方面着手，首先是寻找探访原岱庙的道士，寻找活的音响，其次是研究岱谱本身。

道教随着清代灭亡、封建社会的解体，而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五四”运动以后的“打倒孔家店”，“文革”的“破四旧”几乎让宗教遭遇被毁灭的境地。在大形势下，泰山上寺庙道观的数量在减少，寺庙道观里的僧人道士在1947—1948年相继下山（还俗）了。尤其是经历了“十年动乱”，泰山上正常的宗教活动基本停止了，散落在民间的道士大多已去世，在世的也很难找到，他们大多不愿意别人知晓昔日道士的身份。寻访工作很艰难。1980年至1986年9月我先后采访过原岱庙道士秦盛茂五次，吕化起三次，孙至富五次，还有张建新、王见杰的弟弟王宝亭、尚士廉的外甥刘承喜、常云等。下面简单介绍秦盛茂、吕化起、孙至富三位道士的情况。

秦盛茂同志，原名秦生懋。1985年时63岁，1937年15岁在岱庙出家当道士，是吹笛子的，1949年参加了革命工作，后来是毛纺厂的一名离休干部，采访过程中给我哼唱了《大扬州》、《小扬州》、《游仙台》、《催云飞》四首曲牌。





吕化起，道号吕乙简，1985年时65岁，1931年12岁时上山，在岱庙学吹管子、打云锣，师从玄（音）传木。1947年下山，1985年在泰安市邱家店公社桂林管区居住，哼唱了《游仙台》、《催云飞》、《太平歌》（《双悲调》）、《小扬州》、《迎仙客》等曲。

孙至富，1985年时79岁，采访时仍在王母池，他于民国四年（1915年）三月十五日上山。原来是敲云锣的，他哼唱了《迎风辇》、《沽美酒》、《迎仙客》、《四季春》等曲。

据三位老道士回忆，泰山众多的寺、庙、宫、观，除普照寺、斗母宫、红门、佛爷寺（麻塔）是佛教寺庙外，其余都是道教宫观。王母池的女僧只学经卷不学乐器。道士们清晨两点多起床先练功，这称武学，同时念经，白天是学文学（念四书）。学习乐器先背唱，一般学习一年后口会背了，再练乐器，学会了才能出去吹。学艺很苦，吹管子把嘴角都吹破了，有“千日管子百日笙，门笛起了早五更”的说法。这几位老道在岱庙时，乐队的主要活动是做道场，打醮，搭台子求雨，做超度，发丧出殡。一次比较大的活动是民国三十五六年韩复渠来泰安（有说五十年代左右）举行过秋季进山大会，僧道相合祭祀东岳大帝，祭祀孔子。另据刘承喜回忆，1962年省里来录过音，当时还有杨士珍、刘见俊、刘乙安、邹静春、张士荣等道士，但都已先后去世了。

我让几位老道们辨认岱庙藏谱的照片时，都说没见过这些谱，但会念谱字，并告诉我红点、红圈、红道等表示的是什么。三位道士离开岱庙已近四十年了，再也没有演奏过乐器，乐器也早已没有了，哼唱的曲牌唱名各不相同，但首先可以肯定，他们唱的是工尺谱。据此我排出了岱谱谱字唱名与工尺谱唱名的对应序列，随后又发现所唱曲牌谱字与岱谱谱字不同，又找到岱谱中有多首同一曲牌用不同谱字记录的例子，这是怎么一回事？莫不是“固定唱名法”？一曲多调！这一想法闪现了出来，哦！要真是这样，就难不倒我了！立即，找出同一曲牌试译，《迎风辇》有凡为宫、五为宫、乙为宫、工为宫四个调，《迎仙客》有凡为宫、五为宫、乙为宫三个调。有哼唱录音的对照，节拍方面也很快印证了道士们所说的红点、红道、红圈的意思。这么快就找到了译谱的



关键，我很激动，觉得切入点找到了，谱译得很顺。为了印证初步“战果”的可信度，我必须找专家求证。因为我是在没有学过传统音乐乐谱学的基础上，手头又没有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做俗谱的译谱工作的。为此我特别去信向研究西安鼓乐的专家李石根老师求教，并在1985年7月西安举行的“金石之声”音乐会期间得到他的指点。他看了我的初译谱，首先肯定了我译谱的思路和方法，并介绍了西安鼓乐谱的谱字解读方法。李老师认为俗庙藏谱应是与西安鼓乐、北京智化寺京音乐、山西五台山八大套等同属宋俗乐半字谱，初译的曲牌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使我译谱的信心大增。在这次“金石之声”音乐会上，我还结识了同去观摩的济南前卫歌舞团的作曲家、演奏家王惠然老师，他对我正在进行的译谱工作很感兴趣，这为后来的试奏打下了基础。1985年底我初稿完成，又一次来到西安向李石根老师请教。李老师热情接待了我，从研究古谱的意义、方法到具体的谱字、音列、调式、节拍、板式的确定、结构曲式等方面一一细细道来，谈了整整一个上午。到了午饭的时间，李老师要请我去吃羊肉泡馍，说是因为时间太紧，我们可以一边吃一边再谈。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在一个古建筑风格的泡馍店里，在弥漫着羊肉汤和干馍香气的环境中，李老师与我如入无人之境，全然听不到周围的喧闹，大口吃着羊肉喝着羊肉汤，说的全是谱、谱、谱……在与李老师的交谈中，我不但学到了译解古谱的知识，也感到具有悠久历史渊源的西安鼓乐谱与俗谱有可比性，但也有许多差别。例如，西安鼓乐五度相生的四个调和俗谱常用调对不上号，音列也不尽相同，等等。最后李老师将自己写的《西安鼓乐谱解读》与《西安鼓乐曲集》（八卷，油印本）一并送给我，这让我在感激之余更多了一份深深的感动。

向已故叶栋教授的两次求教经历更是让我终身难忘。1985年我趁去上海办事之便，通过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江明敦的帮助去叶教授家登门求教。叶教授对俗谱很感兴趣，对我初步译解的方法也给予了肯定。待12月我从西安直接至上海再度去找叶教授时，他身体非常虚弱，是吸着氧和我交谈的。我担心叶教授的身体，提出改日再谈，可叶教授一说起古谱译解的事就停不下来了，看到我译出来的初稿非常高兴，尤其对我在

